



“

小小云片糕,购销两
兴旺,地方土特产,美名四
海扬。

买大糕

□董植林

大糕,也叫云片糕,是阜宁人的最爱。大糕黏黏的、甜甜的,不仅好吃,而且寓意吉祥。

到了年底,大糕卖得特火。阜宁大糕中的翘楚“殷记大糕”更是卖得脱销。特别是临近春节,谁家不去买点回去做开口糕!它白如雪,软如绵,还寓意步步高。多数人买不只是为了自家享用,更多的则是赠送给远在他乡的亲友。

那天,我也去排队,想多买几盒。长长的队伍排在门口,前面不少人一买就是几盒、十几盒,有的甚至买了一大箱。等到我前面还有十几位购糕者时,大糕没了。

老板忙打招呼:暂时脱销,40分钟就到。

队伍长长,人们不愿离去。不过一会儿有人离开,一会儿又有新来的人排队,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。为了早点买到,我也耐心等待。

我又等了40多分钟,货还没到,再问什么时间能到,说还要三四十分钟。时辰已是中午12点20分了。也许送货的司机正在吃饭吧!我心想着,算了,先回家吃午饭,饭后再来。

回到家吃了午饭,手机又充了些电。妻子催我,早点去把大糕买回家,赶上让孩子晚上带走。我嘴上答应,心里想:一车大糕来了不会马上就卖完的。

下午2点,我又到了大糕门店,买糕的队伍依然排得长长的。买好的人大箱小箱,来往搬运。我一边排队,一边拍照、拍视频。不想,快到我,前面人又说大糕卖完了。

路跑了两趟,队排了两次,还是没有买到大糕,真被妻子说中了!哈哈!回去怎么向老婆交代呢?

没买到的人又围拢起来,打听,追问大糕何时能有?门店的负责人耐心解释。于是,我也上前,告诉他,自己今天两次来买糕,晚上要给孩子带走的情况。这位负责人看我年纪大,便很干脆地说:“等大糕一到,首先将您的装好放一边,您来取。”

我很感谢他的理解和关照。年根岁底时,家家事情多。于是约好再过两个小时来取。

到家后一个多小时,大糕店负责人“老坚果”微信来了:“您快来!五盒大糕替您装好拿在旁边了,早点取走!”

“好的,马上就到!”窗外,灰蒙蒙一片,已下起了小雨。我赶紧下楼冒雨去大糕店。

店前,停靠着几辆小轿车,遮雨的阳篷撑起来了,店里还停留着一些人,长长的队伍不见了,但运来的大糕又卖完了。

我赶快问店员:“知道我买的大糕放在哪?”这位店员说:“您才来,哪里还有您的大糕?”我说明了情况,他找来负责人。负责人拎出为我准备好的五盒。又拿出三个塑料包装袋,说,外面下雨,盒子装到塑料袋里防止受潮。

我用微信付了款,笑着说:“跑了三趟路,排了两次队,遭了一场雨,不是你们帮忙预留,可能又要跑个白趟子。”一旁的负责人笑了,店员笑了,我也笑了!笑声在年味中流淌……

正所谓:小小云片糕,购销两兴旺,地方土特产,美名四海扬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

听西乡人说的年话,你会感到无比的亲切,你会觉得西乡的年,不仅仅是一个节日,它是文化的体现,是文明的传承,是人们情感凝聚的交汇,它饱蘸着浓浓的亲情,裹挟着淳朴的乡俗。

西乡人的“年话”

□陈宝林

我的老家在盐城的西乡。

西乡的新年,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走来,在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中走来,在料峭北风怒吼中盛开的梅花香味中走来。

西乡人过年,除了忙于置办年货、购买新衣服、贴对联、除污纳新、发压岁钱等,老人们还会教小孩子学说年“话”。其实,西乡人的年话,也就是让人听了舒服的好话、甜话,也就是图个吉利、讨个吉祥。西乡人的年话,可以说具有浓厚的乡土味,这也成了让我一直难以忘怀甜到心底的年味,一种已刻入骨子里而无法拂去的乡愁。

西乡人爱吃“茨菰”,过年时,饭桌上少不了“茨菰”。但西乡人读“茨菰”时有“痴姑”之嫌,所以,过年吃“茨菰”时要改口,或叫“弯弯顺”,或叫“吉祥”。

西乡人家的大年初一早上,都喜欢吃“大圆子”(实质是比较大的汤圆),寓意着新的一年一家人团团圆圆、快快乐乐。每年的腊月廿九日前,家家都会把汤圆搓好,而且个数最好成双或带6、9等吉祥数字。但大年初一早上不能说下圆子或吃圆子,而要说成是吃或下“大元宝”。

西乡人的年夜饭,是一家人一年中最丰盛的晚宴。这顿饭,有着“一尝有味三拍手,十里闻香九回头”的雅兴,也是一家人一年中最舒畅、最开心、最惬意的一顿饭。桌子上必须有四道菜,即一道菜是“鱼”,寓意年年有余,鲤鱼跃龙门。二是猪大肠,小孩子吃了后,一年里说什么话都“无忌”了。三是水芹炒百叶,这道菜不能直接说“水芹炒百叶”,而要说成“龙须菜”,寓意一年平平安安,顺顺当当,步步高升。四是芋头豆腐羹,寓意为遇好人、遇贵人,新年发大财。吃年夜饭盛饭时,更不能说“锅内或碗里没了”,而要说“满了”,或“多呢”,大家一听也就懂得什么意思了。

西乡人过年做事也喜欢讲口德。如谁家做肉圆或做米饼时,活干完了,不能说“完了”,要说“已做好了”,或说“下回再做”“多着呢”等等。春节串门敲人家门时,人家未开门或家里真没人,不能说“他家没人”,心领神会自己走开就行了。

“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”。西乡人有守岁的习惯。记得小时候,除夕夜里,父亲会守岁,并告诉我们,守岁,可以把自己的心灯点亮,把精气神凝聚,把梦想打开,可以把新的一年人财两旺守住,同时也把过去一年中的各种烦心事统统抛弃。三十晚上时钟一过12点,家家都会放鞭炮,以庆贺新年的到来。小时候,父亲在放完鞭炮后,还会让我们喝一口糖水,然后才准开口说话,寓意今后一年所说的话都是“甜”话。父亲还告诫我们,即使是平时说话也要注意场合、注意对象、注意分寸,说话要有“甜”味,不能说粗话,不能说过急的话。

春节期间,西乡人见面时会说“新年好”“恭喜恭喜”“发财长精神”之类的祝福语。其实,这不是客套话,而是西乡人对别人的特别尊重,是带着真诚的、真心的祝愿,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听西乡人说的年话,你会感到无比的亲切,你会觉得西乡的年,不仅仅是一个节日,它是文化的体现,是文明的传承,是人们情感凝聚的交汇,它饱蘸着浓浓的亲情,裹挟着淳朴的乡俗。

我爱听西乡人说的年话,我更爱说西乡人的年话。



在我的记忆里,蒲包菜是跟过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在临近春节的某一天,父亲会去镇上采办年货,一张红纸的清单上,蒲包菜是不可或缺的一项。

蒲包菜的年味

□李晓刚

大年初一,苏北水乡人家的家长门都是早早起床。这是一种习俗,更是一种美好的传统。家庭主妇一年到头辛苦操持,作为家庭的男主人,为全家做新年的第一餐,更能体现对家庭主妇的感恩、对全家的关爱。实心大汤圆是除夕做的,母亲说,这寓意实实在在、圆圆满满。我曾好奇地问,为什么不在大年初一早上做汤圆?母亲回答我,除夕做好汤圆,大年初一不“白手”。拆开一包蒲包菜,摆上一盘新烫的干丝。四里八乡迎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。此时的厨房里热气腾腾,雪白的大汤圆都已经浮在水面上。餐桌上,蒲包菜、烫干丝、汤圆的年味,随着拜年孩童们的祝福声声,温馨的家,此刻最为温暖。

在苏北里下河地区,这里地势平坦,河流、水网密布。自古以来,这里是近海的滩涂、沼泽,各种水草密布。记忆中,这里的鱼虾、河鲜几乎是取之不尽的。

在众多水草中,有一种蒲草,逐步被人们发现,并加以利用。蒲草外表柔美,表皮较有韧性,内里是海绵状,质地较轻。用蒲草编织成蒲包,用来储运淮盐;用蒲包填土、筑坝,用来抗洪排涝。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创举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人们用蒲草编织出精致的小蒲包,做出脍炙人口的美食。安徽的蒲包香干、高邮的蒲包肉都是美味佳肴,远近闻名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蒲包菜是跟过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在临近春节的某一天,父亲会去镇上采办年货,一张红纸的清单上,蒲包菜是不可或缺的一项。蒲包菜是小镇上酱园店的畅销品,作为年货,几乎家家都要采买。走近酱园店,一股浓浓的酱香沁入心扉。古色古香的门头,一块“酱园”的牌匾挂在正中间。柜台很高,父亲抱起我,才看清里面的陈设。三五口酱缸,三五个店员,一个老者坐在四方桌旁,两三个年轻人在忙碌。父亲放下我,打了一瓶酱油,买了几个蒲包菜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家里一直在忙年。蒸年糕、做汤团、炸肉圆,各种美食的诱惑,冲淡了对品尝蒲包菜的期待。直到大年初一的早餐桌上,一碟蒲包菜如期呈现在全家人眼前。就着蒲包菜吃汤圆,根本不需要蘸糖的。酱过的胡萝卜丝、生姜丝、脆笋笋、黄豆、花生米……新年的第一餐,满满的满足感。在那时,感觉就是天下最美的味道。可惜,一份蒲包菜当中,就屈指可数的几粒。酱过的姜丝更是蒲包菜的灵魂,拌在其中,让每一口都带着姜的辣香。

小镇上的酱园店,随着岁月的流逝,已然不再。蒲包菜虽还有,但那种味道似乎已缺失。或是酱制的时间不足,又或是为降低成本,投料少了的缘故。我也做了创新,配以油炸花生米,和蒲包菜一起吃,那种香,提升了味觉感受。

出门读书、工作,成家立业后,每每大年初一,都会为家人准备一盘蒲包菜。从打开小蒲包的那一刻,又长一岁的感觉,为家庭、为家人尽力工作的责任感又重一层,但从童年开始对这蒲包菜的期待,一直没有淡忘。

